

# 村上春树早期短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禅境探析

## ——以《萤》和《烧仓房》为例

刘红岭◎

**内容提要：**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早期短篇小说中佛教禅宗思想自然盈溢，小说显示出寂静、空灵、虚无的独特的东方艺术魅力，而且简短、完整，令人印象深刻，尤以《萤》和《烧仓房》最为突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经历、人生处境等都透露出浓浓的禅意。

**关键词：**村上春树 短篇小说 人物塑造 禅境

**作者简介：**刘红岭，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早期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东方文化和东方生命哲学的魅力，其中以《萤》和《烧仓房》尤为突出。

### 一、单纯安静的气质

禅是梵文 dhyana 的音译，本作“禅那”，简称为“禅”，意为定、静虑、思维修。禅意首先表达为安静，静是佛禅本身的观照和体验。只有安静才会集中散乱的心，才能倾听来自心灵内在的声音，才有可能产生智慧。直子和“她”性格单纯安静，凡事不执著，内心平和、平静、了无情绪波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小说《萤》通过描写直子的眼睛来展现她单纯清明的性格。“她的眼睛异乎寻常的清澈，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sup>①</sup>，这双透明的眸子让“我”理解和体会到“一朝风月，万古长空”（崇惠禅师）般的空灵和永恒。小说以眼睛的清澈，显现内心的清澈和明镜般的宁静状态。小说最后“我”得知直子还是处女；一如她的心灵，她的身体也是纯洁清静。

无目的无休止地行走是“我”和直子相处时的主要活动。“既无明确的去向，又无既定的目的”<sup>②</sup>，有如不知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停止的无限永恒。“永恒在此时此地显示，此刻的生活并非是实现未来目的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sup>③</sup>，行走就是目的本身。即使在走路时感觉到的依然是寂静。散步时，“她依旧只有只言片语。而我也没有特别要说的话，便同样不怎么开口”。<sup>④</sup>

《烧仓房》中的“她”亦很单纯。“她”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目标，是“无事之人”。“她”“本质上恐怕单纯得多……依她的说法，她是在这种单纯的支撑下生活的”。<sup>⑤</sup>单纯是“她”最本质的特征，和单纯的“她”相处，“我”忘掉一切烦恼，“得以彻底放松下来”。<sup>⑥</sup>“她”是一个具有平常心的人，“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马祖道一），“她”的“不识不知”，“无思无虑”，“平常无事”，纯一无杂令“我”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悠然自在。“每当侧耳倾听，便仿佛在望远方的流云，有一股悠悠然的温馨。”<sup>⑦</sup>这正是禅宗追求的一种最高的解脱境界。

①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③ [日]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王雷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④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⑤ 同上，第34页。

⑥ 同上，第36页。

⑦ 同上。

## 二、随缘任运的性格

《萤》中“我”和直子的相识,是因为朋友的因缘,朋友死后,便不再见面。半年后“我”和直子“不期而遇”。此后,每月幽会一两次,但时间并不确定,交往目标也不确定,最后又中断了联系。他们的故事因某个因缘而起、相续,而后离散;没有观念的束缚,没有刻意于某一状态和某种结局,表现了禅宗的任性逍遥、无拘无束。佛禅所谓因缘是讲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因有缘,没有单一的事物孤立存在。人也一样,生命的变化与不可测来自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缘起,所有预先的安排和规划都是有限的,当一种现象存在的条件变化后,也即缘尽时,就应放手。如果“不能体得缘起的依他性,就难以达到完全自由的境地”<sup>①</sup>,随缘任运实现了身体和生活状态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烧仓房》中的“她”更是云淡风轻,虚幻飘渺。“我”和“她”偶然相识在别人的婚礼上,随后偶尔见一面;“她”去了北非,返回日本时带着“她”在北非偶然相识的恋人。“她”的人生像浮萍一般漂泊不定,像淡淡的云随风来了又去了。这种没有计划,没有思考就是无执。“她”在待人接物方面以无念为宗,即不管别人好恶,保持真正的自己。小说中两次描写了“她”的爱吃和嗜睡,令人印象深刻。禅宗认为日常生活就是禅,真正的禅定是融入时时、处处生活当中;生活在当下,全身心地关注当下的每一件事情。“她”的日常生活已入禅境。通过这种对任何形式主义、传统和礼仪的否定,表现出一种大解脱、大自在。

## 三、孤寂的处境

“可以说孤独是村上春树作品中主人公的共同特征。”<sup>②</sup>这是村上发现的所有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处境,他在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中表述:“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sup>③</sup>《萤》中的直子和《烧仓房》中的“她”也是孤独寂寞的。

“直子看起来也几乎没什么朋友”<sup>④</sup>,独来独往,内心一直无法排遣对男友之死的忧伤,又因无人可诉让她更加伤感与孤独。作者多次用“寂静”一词来描写环境,这是对主人公心境的写照。一切日常的、世俗的声音被过滤,只留下“我”与她彼此倾听心灵的空间,让深藏在内心世界的精神宝藏显露出来。《烧仓房》中的“她”“没有靠得住的朋友”,仅提到的家人——父亲也已过世,留下“她”一个人形影相吊,孤独无依;生活中的“她”喜好的是哑剧表演。

生活简朴甚至拮据是直子和“她”的共同特点。《萤》中的直子常穿着那件洗过好多遍,已经褪色的灰色教练衫。“我”们在一起,只有咖啡和简单的便饭。《烧仓房》中的“她”没有维持生计的头脑,常因没钱而饿肚子。“在这多样化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最推崇的是先验的孤绝,在日本文化用语辞典中叫作‘闲寂’。它的真正意义是‘贫困’(poverty),消极一点说就是‘不随社会时尚’”。<sup>⑤</sup>她们贫困,是因为她们不追求世俗的财富、名誉和权力,不追求感官的刺激,去除了对一切与生活本质无关的东西的渴念。这正是孤绝的禅的感觉。

“她”与直子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亦有不同之处。“她”没有烦恼,没有苦苦的思索,没有感伤;对一切境遇不生欢乐悲喜之情,不粘不着,不尘不染,不念不起。佛家以离烦恼曰“寂”,绝苦思曰

① 林谷芳、孙小宁:《如实生活 如是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② 张卉:《浅析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孤独”》,《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③ <http://book.kanunu.org/book3/7215/index.html> 2013-03-07。

④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⑤ [日]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页。

“静”，“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在任运，体现出已获得解脱后内心的寂静。“她”已进入生命的自由境界，作家用这个人物形象体现了禅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 四、与永恒的联系

小说中直子将生与死联系在一起；“她”则穿梭在有和无之间。

小说《萤》的情节发展中生与死形影相随，死者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我”因死去的朋友认识直子。朋友之死改变了“我”的生死观。“我”认为不再是“生在此侧，死在彼端”<sup>①</sup>，而是死即生，生即死；生包含着死，死包含着生。“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sup>②</sup>，直子将生的“我”和死的友人联系起来。但“我”知道“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sup>③</sup>，这即是对“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的形象描摹。直子最后去了疗养院休养，她要破除、远离对生死的执着。

《烧仓房》中的“她”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作者将“她”置于一个封闭，安静，空灵的世界中，象征着禅宗“真如”的永恒。在《烧仓房》中睡眠成为死亡的一种象征，因为熟睡是活人最接近死亡的状态。小说中“她”随时可以睡去，因而“她”的生活是“死中有活，活中有死”。这种生死无碍且无穷的流转构成永恒。这部小说中最具禅意的是具有隐喻性质的“烧仓房”和“剥橘皮”。小说中“她的恋人”大约两个月烧一处仓房，而“我”察看了周围的16处仓房，等了近2年时间实际一个也没烧掉。仓房的确没烧，村上说这“是在心田一角忽然静静燃烧的仓房”。<sup>④</sup>“她”在酒吧高台闲聊时可以一直“剥橘皮”：“她拿起一个想象中的橘子，慢慢剥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罢一个，把渣归拢到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边的盆。”<sup>⑤</sup>“她”可以如此反复地做一二十分钟，秘诀就在只要把没当有就可以了，这“简直是谈禅”。<sup>⑥</sup>有橘子和没橘子一样，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生命在“有”和“无”之间的穿梭中从有限达到无限。“烧仓房”和“剥橘皮”如同佛教偈语“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一般，“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透入人生的底蕴，就必须放弃我们习惯的推理形式，树立一个新的观物角度，从逻辑的专制和日常语法的片面中解放出来。”<sup>⑦</sup>

“她”在小说结尾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去向。作者给了直子和“她”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语歇而神远。

#### 五、结语

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具有一种禅意美，但两人亦有所不同。直子单纯、孤寂，斩不断心里的悲伤，对逝去的爱情和恋人难以释怀，依然在人生的情爱生死的苦海中挣扎。而《烧仓房》中的“她”没有烦恼，没有对任何事情的苦思冥想，“她”像是游戏人间，逍遥自在。

冷寂的人物性格，绵远的意境，凄美的故事，残缺的结局，这一切构成了小说中内隐的禅境，令其作品的禅意自然盈溢，给人以宁静、清和、淡泊的精神感受。

（责任编辑 易 轩）

①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第20页。

③ 同上，第19页。

④ 林少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⑤ [日]村上春树：《萤》，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⑥ 同上。

⑦ [日]铃木大拙：《通向禅学之路》，葛兆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5页。